

汉语脞论

漢漢

Hanyu Cuolun

陈明富 张鹏丽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G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汉语脞论

Hanyu Cuofun

陈明富 张鹏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脞论 / 陈明富, 张鹏丽著. —合肥 : 黄山书社,
2014.12

ISBN 978-7-5461-4872-4

I. ①汉… II. ①陈… ②张… III. ①汉语-
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2122 号

出品人 任耕耘

责任编辑 周振华 郑 程

装帧设计 钱志刚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

地址邮编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 刷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11.25

书 号 978-7-5461-4872-4

定 价 59.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sbook.taobao.com>)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目 录

汉 字

“角”音义及相关考	1
“花”作孩童义考 ——兼析“花”之字形及语义演变	6
“汨”之音义关系考 ——兼论古书混淆“汨”“汨”字形之误	14

训 诂

刘淇的虚词观与《助字辨略》的释词法	22
试析刘淇《助字辨略》的释词术语	29
试论《助字辨略》的成就与不足	38
《诗经》“女桑”考辨	47
《诗经》“雨雪霏霏”及相关考辨	54

词 汇

古代“树木”个体量词历时考察	67
“他年”类词语语义特征及成因考察	79
古书“竖”作詈语考	87
“泼”作詈词演变轨迹考察	92
陶诗“道狭草木长”之“长”音义辨正 ——兼释“孟夏草木长”之“长”	98



《六度集经》词语札记

——兼与《汉语大词典》进行比较 105

语 法

《楚辞》的时间、程度、范围副词 112

《楚辞》“兮”的语气与句法位置探析 120

唐宋禅宗语录疑问语气词“么(摩)”考察 127

唐宋禅宗语录新生疑问词语考察 135

“浪”作禁戒否定副词考

——兼论“漫”、“休”、“别”等 147

“漫”作禁戒否定副词考

——兼论“曼”、“谩”、“慢”等 153

论古汉语中的处置式 160

《六度集经》与《六祖坛经》判断句比较研究 168

《颜氏家训》被动句类型考察 181

东汉至宋代汉语差比类形比句句式研究 191

东汉至宋代汉语相似比类形比句句式研究 208

东汉至宋代汉语异同比类形比句句式研究 220

古汉语形比句量值补语的历时考察 240

唐宋禅宗语录特殊选择疑问句考察 250

唐宋禅宗语录特殊特指疑问句考察 261

方 言

豫南罗山方言的是非疑问语气词 273

豫南罗山方言的五类疑问语气词 281

河南罗山方言虚词“着”考察 287



河南罗山方言的声母系统及其中古音探源	293
河南罗山方言的韵母系统及其中古音探源	299
河南罗山方言的声调系统及其中古音探源	308

辞 书

从“失”之义项疏漏看汉语辞书的编纂	316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常用词“水”义项设置之补正	319
《汉语大词典》书证滞后举隅及大型词典编纂的思考	323

其 他

“如此宁馨儿”新解	332
《老残游记》语言面貌管窥	336
甲骨文与汉字教学	347



汉 字

“角”音义及相关考

“角”字不常见，一般人较陌生，不过喜欢旅游者如去过苏州，也许听说过那里的古镇“角直”。汉语词汇中，除了“角直”外，还有“角里”、“角堰”、“角端”等几个。“角端”为神兽名，“角直”、“角里”、“角堰”均用作地名，其中“角里”又可以做复姓。这些词语主要见于《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

那么“角”什么读音？什么意义？何时开始出现呢？考察发现，至迟元代起即有关于“角”的记录，如《古今韵会举要·屋韵》：“角，兽角挺。”^[1]又《字汇·用部》：“角，兽名。”“角，卢谷切。”^[2]《正字通》：“角，角字之讹。”^[3]《汉语大词典》：“角，lù，《字汇》卢谷切。”^[4]《辞源》：“角，《字汇》卢谷切，音六。‘角’字本有‘禄’音，或省作‘角’。”^[5]可见，“角”本卢谷切，即今音 lù，直音读作“六”（读为 lù）或“禄”。

同时从《辞源》可知，“角”本为“角”字，“角”本有“禄”音，“角”是“角”后来省笔而产生的^[6]。也就是说“角”为“角”的别字。这种说法可靠吗？依据何在？“角”又是何时省作“角”的呢？先来看看“角”与“角”有没有音义关系。《汉语大词典》中“角”有四个注音：jiǎo，《广韵》古岳切，入声，觉韵，见母；jué，《广韵》古岳切，入声，觉韵，见母；lù，《广韵》卢谷切，入省，屋韵，来母；gǔ，《字汇补》古酷切。^[7]“角”在《广韵》中的确有三个读音。《广韵·屋韵》：“角，卢谷



切。”“角里先生，汉时四皓名，又音觉。”《广韵·觉韵》：“角，古岳切，又古孝切。”^[8]即今音 jiǎo、jué、lù。《字汇补》“古酷切”(gǔ)的“角”专作象声词“角角”。看来，“角”确有“禄”音。“jiǎo”、“jué”、“lù”三音之间什么关系？“角”为何本有“禄(lù)”音呢？“角”之今音“jiǎo”与“jué”在《广韵》中均为“古岳切，入声，觉韵，见母”，所以这两个音属于“古岳切”之一声之转。“角”之“jiǎo”、“jué”音在《广韵》中为“觉韵，见母”，在上古为见母屋部，而“角”之“lù”音在《广韵》中为“屋韵，来母”，在上古为来母屋部，见母为牙音，来母为半舌音，两者发音有时是可以相通的，因而“角”之“lù”音与“jiǎo”、“jué”音也为一声之转。关于“角”有“禄”音，《辞源》还提供了一条有力的佐证，即对“角里”的解释：“角里，汉初隐士。商山四皓之一。《史记·留侯世家》‘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引》引《陈留志》：‘角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符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唐李匡乂《资暇集》上：‘汉四皓，其一号角里，角音禄。今多以觉音呼，乖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秘记》、荀氏《汉纪》，虑将来之误，直书禄里，可得而明也。’”^[9]“角”有“禄”音又见《汉语大字典》对“角”作姓氏的解释：“角，姓，又作‘角里’，复姓……《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贞索引引《陈留志》作‘角里先生’，又引孔安国《秘记》作‘禄里’。”^[10]“角”之“禄”应为俗音。

“角”由“角”之“禄”音(即六,lù)变化而来，已经没有疑义了，不过两者在意义上是否有关系呢？《汉语大词典》对“角”(lù)的解释为：“角里：1. 古地名。在今江苏省吴县。明王载《登莫厘峰》诗：‘徘徊犹在东山顶，恍惚烟岚角里招。’参见‘角里’。2. 即角里先生。唐李匡乂《资暇录》：‘汉四皓，其一号角里。’清归庄《角里先生祠》诗：‘洞庭西麓黄叶村，角里荒祠千载存。’”^[11]又《汉语大字典》：“角，姓，又作‘角里’，复姓。《通志·氏族略三》：‘角氏，亦作角里氏。汉初商山四皓有角里先生，以其所居在角里。后汉有角若叔者，其后也。’按：《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贞索引引《陈留志》作‘角里先生’，又引孔安国《秘记》作‘禄里’。”^[12]又《辞源》：“角里：汉初



隐士。商山四皓之一。《史记·留侯世家》‘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引》引《陈留志》：‘角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符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13]可见，“角里”即“角里”，地名，又可作姓氏。“角”即“角”（禄音），为“角”（禄音）的别字。可能由于“角”是多音字，读“禄”音的“角”常被误读为觉，所以来就干脆用省笔的别字“角”来替换“角”（禄音），这样“角”的多音问题就解决了。正如《正字通》：“角，角字之讹。”^[14]其实这也是汉语在古代汉语双音化程度不高的时代自我积极调节的结果。

“角”最早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从考察来看，至少在汉初就已经出现，汉以前尚没发现，汉以后多有使用。《汉语大字典》：“角，姓，又作‘角里’，复姓。《通志·氏族略三》：‘角氏，亦作角里氏。汉初商山四皓有角里先生，以其所居在角里。后汉有角若叔者，其后也。’”^[15]《辞源》：“角里，复姓。东汉有角里若叔。见《续通志》八八《氏族》八。”^[16]《汉语大词典》：“角，指角里先生。元柳贯《三月十日观南安赵使君所藏书画古器物》诗：‘绮园角夏四神坐，刻字寸许无葩摹。’”^[17]此处之“角”即“汉初商山四皓”之角里先生。《汉书·王吉传》：“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18]《抱朴子内篇·至理》：“良本师四皓，角里先生绮里季之徒，皆仙人也。”^[19]刘禹锡《酬令狐相公见寄》：“身在行台为仆射，书来角里访先生。”李德裕《伊川晚眺》：“汉储何假终南客，角里先生在谷中。”温庭筠《春日访李十四处士》：“花深桥转水潺潺，角里先生自闭关。”^[20]等等。“角”与“角”（禄音）可能有过一个混用的过程。《辞源》：“角里，汉初隐士。商山四皓之一。《史记·留侯世家》‘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引》引《陈留志》：‘角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符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21]《陈留志》，晋江敞撰，说明晋时，“角里先生”有时也可写作“角里先生”。《汉语大词典》亦有相似记载：“角里先生……明胡侍《真珠船·古人名



字人少知者》：‘角里先生姓周，名术，字符道。’按，《史记·留侯世家》唐司马贞索隐作‘角里先生’。”^[22]

“角”虽然早在汉初就已经出现并使用，但“角”进入辞书却是很晚的事情，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直到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才收录“角”字，之前的《说文解字》、《玉篇》、《集韵》、《广韵》等都未收录，就连《说文》段注都未加提及。究其原因，主要是“角”为“角”的别字，属异体字，俗字，所以没能及时进入辞书之中。

最后讨论一下“角”为什么多用作地名。这与“角”、“角”的意义关系密切。《周礼·地官·泽虞》“以时入之于玉府”郑玄注：“谓皮角珠贝也。”贾公彦疏：“角，麋角。”《淮南子·原道》：“羽翼奋也，角觝生也。”高诱注：“角，鹿角也。”《说文·角部》：“角，兽角也。象形，与刀角相似。”^[23]《玉篇·角部》：“角，兽角上骨出外也。”^[24]《广韵·觉韵》：“角，芒也，竞也，触也。”^[25]可见“角”最初是指一般的兽角，又可特指鹿角、麋角。语音方面，“禄”与“鹿”在《广韵》里的读音均为卢谷切，入声，屋韵，来母，上古均为屋部，来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角，古岳切，三部，按旧音如穀，亦如鹿。”^[26]“角”（禄音）写作“角”后，仍表兽义，也可特指鹿。《古今韵会举要·屋韵》：“角，兽角挺。”^[27]《字汇·用部》：“角，兽名。”^[28]《汉语大词典》：“角，传说中的兽名。”^[29]《汉语大字典》：“角，兽名。”^[30]可见不论是“角”（禄音）还是“角”，都与兽义有关，还可特指“鹿”或“鹿角”等，而鹿类动物在古人心中是一种吉祥之物。如神兽麒麟就是鹿身、牛尾、马蹄、鱼鳞之物，主要像鹿。鹿在古代还常比喻政权或执政者，如《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裴骃集解引张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文选·扬雄〈解嘲〉》：“往昔周网解结，群鹿争逸。”李善注引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词语“鹿女”、“鹿玉”、“鹿皮翁”、“鹿弁”、“鹿行锦”、“鹿门人”^[31]等都说明了鹿在古人心中为一种吉祥的瑞兽。基于这样的心理，“角”用作地名的原因就很好理解了。如“角直”命名一说源于经过此地的一种神兽“角端”，“角端”外形似麒麟（麒麟又像鹿），因而“角直”的名字含有吉祥及



风水宝地之意。《汉语大词典》：“角端，传说中的神兽名。”^[32]此说虽有神化色彩，但确有道理，今天“角直”古镇上还矗立着“角端”的石雕。另据清彭方周《吴郡甫里志》记载，“角直”原名为甫里，因镇西有“甫里塘”而得名，最初并不叫“角直”。后来由于镇东有许多直港河道穿行而过，这些河道俯视形状如“角”字，因而变名为“角直”。此说恐有些牵强。

除“角直”外，“角”用作地名还有“角里”、“角堰”等词。《汉语大词典》：“角……地名用字。古代有角里。现代有角直，在江苏省；角堰，在浙江省。”又“角里，古地名。在今江苏吴县西南。”^[33]《辞源》：“角直，镇名。在江苏吴县东，接昆山县界。”^[34]《现代汉语词典》：“角直，地名，在江苏。”“角堰，地名，在浙江。”^[35]关于人名和姓氏之词“角里”，《汉语大词典》：“角里，指角里先生。”^[36]《辞源》：“角里，汉初隐士，商山四皓之一……复姓，东汉有角里若叔。”^[37]《现代汉语词典》：“角里：1.古地名，在今江苏吴中西南。2.姓。”^[38]用作人名和姓氏之“角里”实际是地名之“角里”的延伸，在语义上是有关联的，正如《汉语大字典》：“汉初商山四皓有角里先生，以其所居在角里。后汉有角若叔者，其后也。”^[39]即为佐证。

综上所述，“角”为“角”（禄音）之后起别字，至少在汉初就已出现。“角”音由“古岳切”变为“卢谷切”（角音），实为一声之转。由于“角”可指鹿等瑞兽，因而“角”多用于地名和神兽名，“角”表人名与姓氏是地名的延伸。由于“角”为俗字，因而辞书收录较晚。

注释：

[1][27]（元）黄公绍、熊忠撰，《古今韵会举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28]（明）梅膺祚撰，《字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

[3][14]（明）张自烈撰，《正字通》，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



[4][7][11][17][22][29][31][32][33][36]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1993年版。

[5][6][9][13][16][21][34][37]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等编,《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8][25]周祖谟撰,《广韵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10][12][15][30][39]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

[18]王先谦撰,《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0]黄钩等校点,《全唐诗》,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

[23][26](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4](南朝·梁)顾野王撰,《原本玉篇残卷》(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35][3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原载《汉字文化》2012年01期,陈明富)

“花”作孩童义考

——兼析“花”之字形及语义演变

“花”是古今汉语中较为常见的词语,属常用词之一。“花”的意义多为花朵、开花等含义,也可比喻如花的事物,如水花、美女等。但“花”也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如《金瓶梅词话》第七回:“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无,只靠侄男侄女养活。”第三十五回:“去年东门外一个大庄屯人家,老儿六十岁,见居着祖父的前程,手



里无碑记的银子，可是说的牛马成群，米粮无数，丫鬟侍妾成群，穿袍儿的身边也有十七八个。要个儿子花看样儿也没有。”《歧路灯》第四十一回：“难说跟前没个儿花女花，熬什么呢？”这里的“男花女花”、“儿花女花”即男孩女孩之义，“儿子花”即小男孩之义。可见，“花”有“孩童”之义。关于“花”表“孩童”之义，大型语文辞书大多漏收，如《康熙字典》^[1]、《辞源》^[2]、《汉语大字典》^[3]、《故训汇纂》^[4]、《现代汉语词典》^[5]等均未收录，仅在《汉语大词典》^[6]中见到释义：“花，指小孩。《儒林外史》第十七回：‘黄公中了一个进士，做任知县，却是三十岁上就断了弦，夫人没了，而今儿花女花也无。’”从“花”的常用义来看，很难看出与“孩童”义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

那么，“花”是如何有“孩童”之义呢？本文主要探讨这一问题。通过对文献和训诂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花”之“孩童”义是由“花”的最初意义逐步引申演变而来的。

首先来看“花”的字形，《说文》^[7]中并无“花”字，但有“华”字。从训诂学及文字学的角度看，“花”即古“华”字，如《论语·子罕》：“唐棣之华。”皇侃疏：“华，花也。”^[8]《尔雅·释畜》“黄白杂毛，駔。”郭璞注：“今之桃华马。”^[9]陆德明释文：“华，本亦作花。”又《释草》：“华，蕣也。”^[10]《说文·华部》“华”字段玉裁注：“华，俗作花，其字起于北朝。”^[11]《广雅·释草》：“花，华也。”^[12]《文选·张翰〈杂诗〉》：“黄华如散金。”刘良注：“华，花也。”又《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清池映华簿。”张铣注：“华，花也。”又《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紫脱华，朱英秀。”吕向注：“华，花也。”^[13]《玉篇·草部》：“花，今为华、蕣字。”^[14]《资治通鉴·隋纪五》：“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胡三省注：“华，读曰花。”^[15]《康熙字典》引《唐韵古音》：“花字自南北朝以上不见于书，晋以下书中间用花字，或是后人改易。”^[16]《辞源》：“古草木之花作‘蕐’，荣华之华作‘蕚’，隶变混为一字作‘华’，别造‘花’字。其字起于北朝，前此书中花字，出于后人所改。”^[17]可见，“花”即古“华”字的俗字，根据段玉裁的说法，应该起



于北朝。“华”又为“蕚”，关于“华”与“蕚”的关系，《尔雅》和《方言》均有阐释，《尔雅·释草》：“华，蕚也。”郭璞注：“今江东人呼华为蕚。”^[18]《方言》卷一：“华、蕚，𠙴也。齐楚之间或谓之华，或谓之蕚。”^[19]“蕚”即“华”的方言俗字。总之，“花”即“华”的后起俗字，有时也可写作“蕚”，“蕚”即“华”的方言俗字。

既然“花”为“华”的后起俗字，因而探讨“花”的意义应结合“华”来分析。“华”的最初意义是什么呢？《尚书·益稷》：“山龙华虫。”孔安国传：“华，象草华。”^[20]《诗经·小雅·皇皇者华》：“皇皇者华。”朱熹集传：“华，草木之华也。”^[21]《管子·地员》：“其种大华细华。”尹知章注：“华，草名。”^[22]《尔雅·释草》：“华，荣也。”又“木谓之华，草谓之荣。”《大戴礼记·曾子疾病》：“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王聘珍解诂：“华，草木华也。”^[23]《说文·华部》：“华，荣也。从草从萼。凡华之属皆从华。”^[24]又《木部》：“荣，桐木也。”^[25]《后汉书·张衡传》：“恃已知而华予兮。”李贤注：“华，荣也。”^[26]《玉篇·华部》：“华，荣也。”^[27]《正字通》：“花，草木之葩也。”^[28]《辞源》：“花，花朵。”^[29]《汉语大词典》：“荣，草木的花。”^[30]可见，“华”最初指木之花，“荣”除指桐木外，又可指草之花，与“华”指木之花相对而言，后来“华”的词义扩大，“荣”的词义逐渐缩小，“华”将“荣”之草之花之义也一并揽在身上，这样，“华(花)”就有了“草木之花”的含义。

“花”由一般的草木之花，又可引申为像(草木)花朵一样的东西。如《汉语大词典》：“花，形状像花朵的东西。南朝梁简文帝《照流看落钗》诗：‘流摇妆影坏，钗落鬓花空。’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沫下曲尘香，花浮鱼眼沸。’清纳兰性德《生查子》词：‘短焰剔残花，夜久边声寂。’”^[31]《现代汉语词典》：“(~儿)形状像花朵的东西：灯~儿|火~|雪~儿。”^[32]

考察发现，人们在用花来形容和比喻事物的时候，往往表达一种亲切怜爱的情感，同时暗含一种小巧可人的潜在意义。如上面所举的“鬓~”、“灯~儿”、“火~”、“雪~儿”等，无不含有小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花是人们非常喜欢的事物，它不仅五颜六色，异彩纷呈，沁人心脾，而且能引人遐思，令人陶醉。人们对花总是爱不释手，赞不绝口。人们不仅游山玩水赏花，茶余饭后谈花，吟诗填词引花，甚至还将花比作君子、美人等。人们对花的喜爱可见一斑。爱不释手、赞不绝口的东西往往是小巧而美丽的，惹人喜爱的，更何况是花朵呢？这一点从人们对花的形容方式“一朵朵”、“一瓣瓣”、“一枚枚”等也不难看出。另外，从“花”的最初含义也不难看出其本身蕴含小巧之义，“花”最初指木之花，后来也可指草之花，无论是木之花或草之花，在现实中都是不大的，即使有一些花稍大一些，也往往是由若干小花构成，同时花朵又都是由若干小花瓣组成，因而花朵给人的印象总体上确实是小巧的。这样，人们在用花来形容或比喻事物的时候，除了一般含有美的意义外，还往往暗含小的潜在意义。

关于人们在用花来形容或比喻事物时含小义，我们不妨来详细考察一下由“花”所构成的系列词语。下面是《现代汉语词典》^[33]中由“花”构成的一系列词语，我们来看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对它们是如何释义的，以求找出端倪。

灯花：(~儿)灯芯燃烧时结成的花状物。

钢花：飞溅的钢水。

火花：迸发的火焰；烟火冒出灿烂的~◇生命的~。

蜡花：(~儿)蜡烛点了一些时候之后烛心结成的像花一样的东西。

浪花：(1)波浪激起的四溅的水。(2)比喻生活中的特殊片段或现象。

泪花：(~儿)含在眼里要流还没有流下来的泪珠。

芦花：芦苇花轴上密生的白毛。

萝卜花：眼球角膜发生溃疡，好转后，在角膜上遗留下的白色瘢痕，俗叫萝卜花。

刨花：刨木料时刨下来的薄片，多呈卷状。



雪花：空中飘下的雪，形状像花，因此叫雪花。

血花：飞溅的鲜血。

腰花：（～儿）把猪或羊的腰子划出交叉的刀痕后切成的小块儿，供食用。

邮花：〈方〉邮票。

烛花：蜡烛燃烧时烛心结成的花状物。

花儿针：绣花用的细针。

花鼓：一种民间舞蹈，一般由男女两人对舞，一人敲小锣，一人打小鼓，边敲打，边歌舞。

花絮：比喻各种有趣的零碎新闻（多用做新闻报道的标题）：大会～|球场～。

从以上涉“花”系列词语不难看出，它们都暗含有“微小”、“细微”、“细小”等“小”义。

既然有这种潜在意义存在，这样，“花”就可以逐步引申出“小”义来。对于“花”之“小”义，一些语文辞书有收录。如《新华字典》：“花，某些细嫩的东西：蚕花。鱼花。”^[34]《辞源》：“花，物之微细者。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十‘鱼花’：‘（鱼）子曰花者，以其在藻荇之间若花。’又方言凡物之微细者皆曰花也。亦曰鱼苗。”^[35]《汉语大字典》：“花，指某些幼小细微的东西。如：鱼花；蚕花；猪花。”^[36]《汉语大词典》：“花，指某些幼嫩细微的东西。”^[37]又如明谢肇淛《西吴枝乘》：“吴兴以四月为蚕月……又有小虾亦以蚕时出，市民谓之蚕花。”清李海观《歧路灯》第二十五回：“灯里满注上油，壶内预烹上茶，面叶、豆花、炒米、莲粉、参汤儿都预备停当，候儿子醒了，好用。”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十三回：“后来连枕头底下，褥子底下，统统翻到，竟没有一点点影子花。”清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鱼花》：“南海有九江村，其人多以捞鱼花为业，曰鱼花户。”碧野《青山常在水长流》：“这孵化出来的鱼种，分为冬花和夏花。当各种小鱼花培育成大鱼花以后，就分类在浅水滩里用细网拦住饲养，稍大，放进深水湾里用大网拦住饲养。”这里所说的“鱼花”、“蚕花”、“猪花”



花”、“豆花”等仅表物之小者，与“花”的本义或比喻义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说说《现代汉语词典》^[38]的遗憾之处。《现代汉语词典》中已经收录了一些含“小”义的涉“花”词语，解释也完全正确，但遗憾的是在“花”的义项设置上居然丝毫没有提及“小”义。如其中对于“葱花”、“盐花”、“油花”及“鱼花”等的释义为：“葱花：(~儿)切碎的葱，用来调味。”“盐花：(1)(~儿)极少量的盐：汤里搁点儿~儿。(2)〈方〉盐霜。”“油花：(~儿)汤或带汤食物表面上浮着的油滴。”“鱼花：鱼苗。”这里的“葱花”、“盐花”、“油花”及“鱼花”之“花”显然已引申为抽象的“小”义了，与“花”的本义及其比喻义无关，应该设为一个新的义项。

“花”表“小”义的时代及其流行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从语料的考察来看，“花”至迟在明代就已有了抽象的“小”义。“花”表“小”义最初可能盛行于南方某些方言区，然后传到北方。《辞源》：“方言凡物之微细者皆曰花也。”^[39]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上文列举的几位作者的籍贯或早年生活区域，其中谢肇淛为福建长乐人，李调元为四川绵阳人，李宝嘉为江苏武进人（虽其生在山东，长在山东，但乡音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屈大均为广东番禺人，碧野为广东大埔人，他们均为南方人，只有李海观为洛阳人，属于北方。因而我们推测“花”表“小”义可能最初盛行于南方，然后波及北方，逐渐普遍起来。

“花”由物之“小”义，很自然地引申出人之“小”义，即表“孩童”、“小孩”义，由物及人，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关于“花”表“孩童”义，本文开头说过，大多语文辞书都漏收这一义项，仅有《汉语大词典》^[40]有收录。又如《金瓶梅词话》第十四回：“他今年五十六岁，男花女花都没，只靠说媒度日。”第五十八回：“玉楼叫平安儿：‘你问他，你这后娶婆儿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岁了，男女花儿没有，如今打了寒才好些，只是没将养的，心中想块腊肉儿吃。老汉在街上恁问了两三日，白讨不出块腊肉儿来。甚可